

让人快乐幸福的读者文摘

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了吗

135 篇让你领略人性美丽的故事

戴 尔/译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F 辑 天空从哪儿开始

走出心灵的踌躇，用真诚感动上帝，用信念战胜不幸。生活中最重要的是：不要怕做人。这样，就知道天空开始的地方……



美丽的邻居

我说过，我对那女人怀有的是一份深深的爱慕。

我对隔壁那位年轻的寡妇，怀有一份深深的爱慕之情。我把这份纯洁的感情埋在心底，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——纳宾，也不知道我的心事。

可是，爱的激情，就像山上的溪流，不能停留，它要找到一个缺口倾泻而下。我开始写诗了。

真是巧得很，我的朋友，纳宾，此时也如痴如狂地作起诗来。他的诗体很旧，内容却永远是新的。无疑，那诗都是为心上人做的。我问他：“老朋友，她是谁呀？”

他笑着说：“这个连我也还不知道哩！”

说真的，帮纳宾改诗倒使我感到十分痛快。我像母鸡替鸭子孵蛋一样，把按捺在心中的激情一倾而出，他那几首抑扬的诗，经我大胆地修改，变得更加情真意切了。

为此，纳宾惊诧地说：“这正是我想说而又表达不出来的呀！”

我说过，我对那女人怀有的是一份深深的爱慕。

有时，纳宾会头脑清醒地说：“这诗是你作的，写上你的名字拿去发表吧。”

我说：“哪里的话！我只是随便改改罢了。”

我不否认，我常常像天文学家观察天空一样，呆呆地望着隔壁

的窗户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真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的下午，我看见那美丽的邻居站在那里仰望天空，那乌黑发亮的眼睛显得忧虑不安。那是一双渴望的眼睛啊！那淡淡的愁思，就像一只归心似箭的鸟儿，然而它的归宿不在天上，却在心间。

看着她那心事重重的神态，我几乎不能自制。我于是决定做宣传工作，号召破除寡妇不能再嫁的旧习俗。

纳宾开始和我争论了。他说：“寡妇守节意味着一种纯洁的美德，如果寡妇再嫁，不就是伤风败俗了吗？”

我没好气地说：“可你要知道，寡妇也是有血有肉的人，她们也有痛苦，有欲望。”

我知道纳宾有时顽固得像头牛，要说服他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可这次却出乎意料，他若有所思地叹了口气，然后默默地点了点头，赞同了我的意见。

大约一周过去了，纳宾对我说，如果我肯帮助他，他愿意首先和一位寡妇结婚。

我真是高兴极了，热情地拥抱了他，并说无论他结婚要多少钱我都支持他。于是他把恋爱的浪漫史告诉了我。

我这才知道，一段时间来，他暗暗地爱上了一位寡妇。发表纳宾的诗——倒不如说是我的诗的那几本杂志居然传到了那位寡妇手里，是那几首小诗在起作用。

我说：“告诉我她是谁？不要把我看作情敌，我发誓，我决不给她写诗。”

“你胡说些什么呀？”纳宾说，“我又不是怕和你竞争。我冒这么大的风险真不容易，好在现在一切都好了。告诉你吧，她住在19号，就是你的邻居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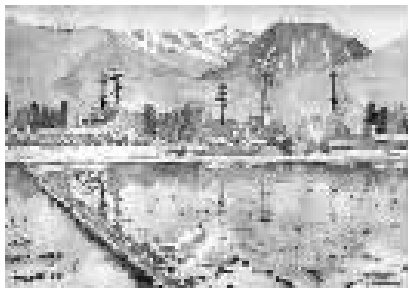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说我的心是铁锅炉，也要被这突如其来的“铁水”溶化。我说：“这么说，这是归功于那几首小诗了？”

纳宾说：“不错，这你也知道，我的诗做得并不错嘛！”

……

我暗暗地咀咒，可是，我咀咒谁呢？咒他？咒自己？我自己也不知道！

泰戈尔



最好还是写信

害羞的人最好还是坐下来写写信。

腼腆的人要时常地写写信，否则，羞于启齿，就会坐失良机。这一点不假。我是那种极爱打电话的人。打打电话对不好意思当面讲话的人最适宜。这是摆脱困境的一种方法，然而还有更好的办法：那就是写信。

当你的朋友工作了一天之后。在门前信箱内看到装着你的一封亲笔信，这该是多么上乘的礼品啊！当然，信不必写得冠冕堂皇，而要真心实意，即使第二天，她也会再看几遍：“科丽，我时常想念着你，每当我想到你，我的心中就充满了欢乐。”

所以说，害羞的人最好还是坐下来写写信。可在信中会面，开怀畅谈，让别人了解自己，虽隔天涯海角，恰似近在咫尺，开诚布公。坦诚相见，抒发自己的心声。

写信首先要克服没写信的负疚心理。你不欠任何人的信。书信不过是一种礼品，当你因未收到回信而感到的那种奇耻会使你难以提笔，即使写了，也不过是一封兴致索然的信，“我因没写信而感到难过，不过我可真忙啊”，等等。不要这样想，有些信是必须写的，如：收到礼品后的感谢信，或得知某友人毕业后的慰问信等。如果你不想失去朋友，这类信件就一定要及时。

坐下来几分钟，在你的面前放上一张信纸，回忆一下你的亲朋

好友，回想着你们之间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。当时你的朋友看上去怎样，你都讲了些什么，还有什么没讲，当他成为你真正的朋友时，就这样去写吧。

不要考虑什么语法，文体，只是告诉我们你最近的情况，到过什么地方，见到过什么人，他们讲过些什么，你是如何想的。

当你感到写得不太满意时，不要撕碎信纸——变换一下你的思路。出点儿错也没关系。接着写下去，你写得越放开，信会写得越好，义愤，倒霉，爱情——无论你脑海中有什麼，统统都可以在信中倾吐。写信也是一种发现。每当你写完“永远属于你的”或“紧紧地拥抱，吻你”后，你会发现你以前写给你的好友的信中就没有提及的一些事。

你的朋友可能会把你的信束之高阁，或许几年以后再看——但信的价值会与日俱增。

也许40年后的今天，你朋友的儿孙们会从小阁楼上翻出这封信来看看，古老的80年代的珍品会使他们突然清晰地窥视到我们这一代人所了解的世界。那时，可以说，你创造了一件艺术品，使他们从内心中感受到我们这一代人的人情味。

加里森·凯勒

悬 念

那只鹦鹉说话了：“笨——蛋，那我不就从杆子上掉下来了么！”

有一天，舒拉坐电车去体育场。车子上，有个大学生模样年轻小伙子正在给他的同伴讲故事，故事的内容深深地吸引着舒拉。

故事是这么说的：

一个有钱的英国人非常喜欢小鸟，这天，他去动物商店，要营业员帮他挑一只最好的鹦鹉。于是营业员便建议他买那只停在横杆上的鹦鹉，商店开价是一万元。营业员介绍说，这只鹦鹉训练有素，是目前同类中独一无二的，如果拉一拉拴在它左腿上的绳子，它就会朗诵名诗，如果拉一拉拴在它右腿上的绳子，它就会高唱圣歌。“太好了，太好了！”英国人听到这里，忍不住连连拍手叫好，他毫不犹豫地掏出钱，把这个鹦鹉买了下来。英国人兴高采烈地带着鹦鹉走出商店，突然又转回身来问营业员：“如果我同时拉两根绳子呢？”

年轻小伙子正说到兴头上，这时候电车正好进站，他的同伴便急急忙忙把他拉下了车。

故事的结局会是怎么样的呢？这个悬念把舒拉搅了整整一个晚上，但他最终却什么也没有想出来。

后来卫国战争爆发了，舒拉在守卫列宁格勒的部队服役。这

天，在战斗间歇中，一个战友对舒拉说：“喂，伙计，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笑话。有家商店出售一只珍贵的鹦鹉，它的两条腿上各拴着一根绳子，拉左边的那根，它就朗诵名诗，拉右边的那根，它就高唱圣歌……”

战友这番话把舒拉的好奇心又重新吊了起来。“后来怎么样？”舒拉急不可待地追问道。那个战友刚想说下去，营长派人来叫他，他走了。这个战友自此再也没有回来，他在执行任务时牺牲了。

战后，舒拉被抽到巡回演出小分队。在加里宁演出期间，有一次，演出间歇时马戏团的报幕员说：“喂，我给你讲一个有趣的笑话：一个商店里出售一只两条腿上分别拴着一根绳子的鹦鹉……”“结果怎么样？”舒拉的心简直要跳出来了，他不等报幕员说完，就急着追问结果。可是天下偏偏就有这样的巧事，报幕员要上场去报下一个节目了。而且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，就在报幕的时候，这个报幕员突然心脏病发作，被送进了医院，第二天就转到莫斯科去了，直到巡回演出结束，他一直没有回来。

原来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故事，但由于这一次次近乎传奇的讲述经历，使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。事隔三年，故事的结局始终是一个深深的悬念，缠绕在舒拉的脑海里。

三年后，舒拉因公出差又来到加里宁，有人告诉他，那个报幕员现在在加里宁电台工作。

办完公务，离开加里宁的前一天，舒拉来到了电台。推开办公室的门，那报幕员立即叫了起来：“噢，天哪！我这是看见了谁呀？”舒拉赶紧摆摆手：“安静，安静！别太激动，要知道你有过心

脏病。”

那报幕员拉舒拉坐下，给他倒了一杯水，问道：“你好吗？”舒拉咽了口唾沫，顾不得寒暄应酬，开口就问：“腿上拴着两根绳子的鹦鹉后来怎么样了？”

“什么鹦鹉？”报幕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

“就是那个故事，一个英国人在商店里买鹦鹉……”“噢——”报幕员笑了，“当那个有钱的英国人问营业员，如果同时拉鹦鹉腿上的两根绳子，鹦鹉会怎样时，那只鹦鹉说话了：‘笨——蛋，那我不就从杆子上掉下来了么！’”

佚名



最好的消息

你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死了？

阿根廷著名的高尔夫球手罗伯特·德·温森多有一次赢得一场锦标赛。领到支票后，他微笑着从记者的重围中出来，到停车场准备回俱乐部。这时候一个年轻的女子向他走来。她向温森多表示祝贺后又说她可怜的孩子病得很重——也许会死掉——而她却不知如何才能支付起昂贵的医药费和住院费。

温森多被她的讲述深深打动了。他二话没说，掏出笔在刚赢得的支票上飞快地签了名，然后塞给那个女子。

“这是这次比赛的奖金。祝可怜的孩子走运。”他说道。

一个星期后，温森多正在一家乡村俱乐部进午餐，一位职业高尔夫球联合会的官员走过来，问他一周前是不是遇到一位自称孩子病得很重的年轻女子。

“是停车场的孩子们告诉我的。”官员说。

温森多点了点头。

“哦，对你来说这是个坏消息，”官员说道，“那个女人是个骗子，她根本就没有什么病得很重的孩子。她甚至还没有结婚哩！温森多——你让人给骗了！我的朋友。”

“你是说根本就没有一个小孩子病得快死了？”

“是这样的，根本就没有。”官员答道。

温森多长吁了一口气。“这真是我一个星期来听到最好的消息。”温森多说。

杰克·坎菲尔 马克·汉森



我的医生朋友

“太出人意料了！”医生看着我打上石膏的腿，惊叹道，“牙疼竟会导致腿瘸！医学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！”

我的心脏突然犯了病，于是去看我的一个医生朋友。他给我作了一番认真仔细的检查之后，给我开了一种药：“服用这种药后，可能会出现头疼。不过，你不必大惊小怪。”

果然，我的头疼得要命。医生十分得意。

“我事先提醒过你。”他微笑着对我说，“我曾多次发现过这种症状。”

说着他给我开了一种止疼药。吃过之后，头疼消失了，可胃却开始疼起来。

“太好啦！止疼药用过了量，就会使消化系统紊乱。好吧，我给你开一种对症的药。”

服了这药后，我的手上出现过敏反应。

“这种现象我倒是不曾料到。”我的医生朋友承认道，“不过没有关系。我给你开一点抗组胺血片。”

服用药后，过了两个星期，过敏反应倒是消失了，可我的右眼肿了起来。

“太有意思了！”医生说，“我是第一次发现这种药的效果会反应到眼睛上去。”

他给我开了眼药膏。抹上药膏后，我的左耳听不见了。

“这绝对不是因为眼药膏的缘故。”医生朋友企图说服我，“我还未发现任何一个病人有过类似的症状。我只好给你打一针了。”

打过针后，我的牙剧烈的疼起来。

“我知道会这样的。”我的朋友高兴地说，“毫无疑问，这种针药会对牙齿有影响。”

牙疼得这样厉害，我不得不采用一种最普通的、尽人皆知的办法——一瓶烈性酒——去治它。可喝完最后一杯之后，我渐渐失去了平衡，两腿一软，重重地跌倒下去，摔断了一条腿。

“太出人意料了！”医生看着我打上石膏的腿，惊叹道，“牙疼竟会导致腿瘸！医学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！”

他若有所思地看了我一阵，又说：“你的病太独特了！你想想，一切都是从心脏病开始的，而最后的结果……你也看见了……如果不把这一切详细地写下来，我将会犯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。”

于是，他一字不漏地把治疗过程记录下来，作为他的博士论文……结果，他获得了教授专业职称。

雅森·安东

赤 茧

夜幕渐渐降临，人们忙着归宿。

夜幕渐渐降临，人们忙着归宿。而我却无家可归，只好继续在房子与房子之间的夹道中慢慢地走。街上房屋鳞次栉比，却没有我的栖身之地，这是为什么？……我又重复着这个重复过多少万遍的疑问。

靠着电线杆撒了泡尿。此时，我发现了有一截被人丢下的绳子，于是我想上吊自尽。绳子斜着眼睛盯着我的脖子，一边说道：“兄弟，休息吧！”的确，我也想休息，但却不能休息。因为，我毕竟不像绳子一样，而且我还未能找出我为什么没有家的理由。

夜幕每日必至，人们必须休息，为了休息就必须有家。而我却没有家，这不是没有道理吗？猛地我发现我的这种想法大错特错。说不定我不是没有家，只不过是忘了罢了。想到这儿，我在偶然路过的一家房子前面停住了脚步。当然，与其它房屋比较起来，这座房子不见得肯定就是我的家，但是，也不能否定这座房子就不是我的家。于是，我鼓起了勇气，好吧，敲门。运气不错，从半开的窗子探出了一张女人亲切的笑脸。希望的春风吹进了我的心窝，我也笑着绅士般地点点头道：“对不起，请问，这是我的家吗？”那女主人地板起了脸：“啊！你是谁？”我刚想说明一下，突然又语塞了。我是谁？这并非此刻就要回答的问题。可是，我怎样才能使她明白

这一点呢？于是我有点自暴自弃了。

“不管怎样，如果你认为这不是我的家，请拿出证据来呀？”

“啊！……”女人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恐惧，这使得我心里有点不太得劲了。

“没有证据的话，这可以看成是我的家。”我说。

“可，这是我的家啊！”

“这是什么话！是你的家，不见得就不是我的家，是吧？”我生气了。

代替回答的是女人冷若冰霜的面孔和随即关闭的窗子。啊，这就是女人笑脸的本来面目。难道某种东西属于别人，就成了不属于我的理由？我总是捉摸不透这种纠缠不清的逻辑。

但是，为什么一切都是别人的，而不是我的呢？哪怕至少有一个既不是我的，也不是别人的东西也好啊！有时，我产生了一种错觉：施工现场和材料堆置场的水泥管是我的家。但那也是已经开始属于别人的东西了，不久就要完全变成属于某人的东西，与我对它的意志和关心都毫无关系了。

那么，公园的长椅如何呢？当然很棒，只要拿着棍棒的家伙不来，或许那会变成我的家……

夜幕徐徐降临，我继续走着。

地面上伫立不动的是一户户房舍，在那之间是一条不断变化着的没有固定形状的裂隙——夹道。我继续走着，因为我还没有发现自己为什么没有家的理由，所以也不能悬梁自尽。

啊！是什么缠住了我的脚？若是吊颈之绳，请不要这样着急

嘛！是有粘性的丝线。拽过一看，线的一端在鞋子的破洞里，还在不断地往外冒。这玩艺儿真妙！好奇心驱使我用手扯起线来。接着，发生了更奇妙的事情，渐渐地我的身体倾斜，身子不能与地面保持垂直了。是地轴倾斜，引力方向改变了？

“咕咚”一声，鞋子离开脚掉到地面上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一只脚变短了。就像磨破的毛衣袖开了线那样，我的脚也开线了。那丝线就像丝瓜筋一样分解了我的脚。

已经不能再走一步了。丝线开始像条蛇似地缠住了我的身子。左脚全都脱落光了，线也自然地移到右脚，不大一会，就将我的全身像口袋一样裹住了，即使这样也不停止脱落。从腹部到胸部，从胸部再到肩膀，依次脱落，脱落的线从内侧将口袋加固，我便这样终于消灭了。最后只剩下一个大空茧。夕阳染红了空茧，成了我的不能被任何的妨碍的家。有了家，然而我却不存在了。

茧内，时光停止了。外边天黑了，而里边也依然是黄昏，从里边闪出火烧云般的红光。有人在火车岔道口处的铁轨间隙发现了变成赤茧的我。开始他很生气，然后又感到是珍奇之物，而拾起来装进口袋里。我在口袋里咕噜咕噜地滚了一阵，最后被他扔到他儿子的玩具箱里。

安部公房